



狂想曲

在雨中奔跑

◎陈庆杰

这个傍晚,我带着篮球又来到运动场。透过那层朦胧的毛玻璃,乌云翻滚着向东南奔涌。轰隆隆的雷声从这头碾到那头,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和无比悠远的山谷里回荡。一如巨人在天庭翻箱倒柜。雨却迟疑着,不知在等待什么。风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时而轻抚着你时而摇撼着你。我像一片轻飘飘的落叶,朝着故乡的方向缓缓归去。每当想起这奇异的夏风,只要走到桥上,谁都能望见这段岁月在潋滟的波光里留下的倒影。

穿黄色T恤衫的少年把崭新的自行车泊在跑道内侧,走近篮球场边目不转睛地看你投篮而满脸都是跃跃欲试的渴望。我望向四周,发现每一块篮球场此时早已被一群稚嫩的学生占据了,或者聚集了许多同样热爱运动的年轻人。虽然猜不透究竟是什么缘故吸引了他,但我还是微笑着招呼他一起加入。没过多久他便略带疑惑地问我,你的投篮怎么这么准?是啊,在篮球场上都奔跑了十多年了呢。可是,我没有解释却温和地反问他,你是这里的学生吗?他回答说是的。说着话的他有些懊恼,因为每次出手总是投不中,而你将完成一圈快要到达胜利的终点。不要心急,锻炼着水平就会提高的。时间在流逝,再也无法借昏暗的天光判断飞翔的篮球到底有没有投进玻璃篮板上的篮圈。他忽然说,要下雨了。我淡淡地说,好的,我再坚持一会儿。

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灰白色的塑胶场地顿时变得斑斑驳驳,留下密密麻麻的黑白相间的印记。我犹豫着不肯离去,依旧在点点滴雨的雨地里运动。但还是忍不住抬头仰望,天空好像被灰黑的墨汁皴染了,被夜色全笼罩了,远远近近一片迷濛。一起在做运动的人们早已躲进屋檐。那里有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有牙牙学语的孩童,晚饭过后都不约而同地准时来到这里散步,他们是附近小区的居民。尽管一场不期而至的雨削减了休闲的兴致,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热情。你看,他们要么三五成群,要么遥相呼应,愉快而大声地聊着天。媒体里的新闻或者热播的电视剧和家里长短,无一不是信手拈来,无一不是谈笑风生。这一幕热闹的场面,令谁都会对生活或者生命油然而生美好的情愫。而此时操场北面宾馆的几个窗户里射出橘红色的灯光,灯光穿过雨帘好像盛开的一朵朵美丽的喇叭花。几个身影矗立在温暖的灯光里一动不动,凝视着前方。他们在楼上看着我,看着我在操场上欢快而自由地撒野。索性到雨地里奔跑吧。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什么准备,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跑道。

天色越发黯淡了,椭圆形的跑道只留下一片暗红与一溜洁白,在无比清凉的夏雨里鲜明而规整地伸向远方。跑道中间虽是坚实的土地,但已遍布洗涤过城市风尘的雨水,所以必须沉稳地踏下每一个脚步。我的心里似乎只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尽可能保持完美的姿势和均匀的节奏,尽可能从容而绅士地完成预定的目标。奔跑吧,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催促着我。于是,马蹄奔腾,水花四溅。身边的风景像时光流水一般飞快地往后面涌去;而前方的跑道汹涌澎湃地接踵而至。那一道儿暗红一大片雪白的T恤衫啊,激情四溢地撕开了绵绵雨幕和沉沉夜色,像一道耀眼的闪电照亮前行的方向。这奔跑,让冰冷的雨水立即变得燥热了,让恬静的傍晚立即变得喧闹了,让沉闷的世界立即变得激昂了。刹那间,青年时代的生活影子便生龙活虎般浮现在眼前。

我在雨中奔跑着,身后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但瞬间便被倾盆大雨冲刷得无影无踪。我在雨中奔跑着,冰冷的雨水淋湿了漆黑的头发,但瞬间便被来自头顶的热量烧灼而升华。

我在雨中奔跑着,绵密的风阻挡了你的脚步,但瞬间便被淋漓的元气击碎。我渐渐放慢脚步,侧转身子,然后在宽阔的跑道上舒缓地滑行,直到停止,犹如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情怀

犹记青葱年少时

◎任红云

三十年了,竟不曾回去过,不曾与同窗把盏言欢,聊叙青涩。枯黄的记忆,从哪里捡起?沉寂的笑声,从哪里风闻?我回首,我侧耳,我——一点一滴地寻觅。

插班就读裘村中学应该是1983年9月,我首次离家,懵懂无助地来到异乡。手足无措地纳入刻板呆滞的校园生活,祠堂里的大通铺,晨光熹微的早跑,5分钱一碗的菜汤,间或烛光摇曳的晚自习,这是我苍白的记忆碎片。其时涌起的是饥饿,是怨艾,是袅袅炊烟中家的守望。我曾有两次日暮启程回家的经历,一次是晚稻收获时。沿着砂石路走,秋风送来新刈的稻草的清香,有线广播传来断续的慰藉,我急匆匆地走着,走进星光下,影子是我的旅伴,跫音是我的心笛,细数着渐渐睡去的村庄,我走进父母的鼻息。

学校所在是清幽的,背靠小山,开阡陌纵横,远处一江迤迳,过江是我和同学去挖过兰花的田螺山(是否此山名,已记不清)。最美的是春苗新插,田水汪汪,晚饭后信步游走,荷犁的农夫,晚归的耕牛,听不够聒噪的蛙声。有时也到旁边的竹林中去读书,独坐幽篁,独悟葵花宝典,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有时也去游学。周日不曾回家,约同学去松岙学校访他的表哥(也许是表姐)。走了好长的路,过街穿巷寻到学校,却是空校不见人,寂寂无觅处,饿着肚子怏怏而返。有时也到同学家闲逛,嚼着同学家的青团,看着同学一家人围坐,于浓浓的亲情中独自神伤。有时也到五里外的镇上去看电影,一家老旧的电影院,一部老旧的片子,倒着胃口也看,然后摸夜路回宿舍。

那时的生活是清贫的,一瓶腐乳,一罐咸菜是半个月的下饭菜。有一次返校,带了一瓶腐乳,装在一个细网兜里,拼尽全力挤上车,到下一站车门一开,网绳勒断,“砰”的一声,半月白饭相伴。那时油腥很少,胃口很大,饿是常态。有高级的用蜡烛煮年糕,奢侈得令人望尘莫及。也有猪油炒芝麻拌粥的,那真的是一个香,唉,不说了吧,说说心酸。

最苦的是精神的荒漠,读书读的是教科书,读的是练习讲义,村口小店有限的小人书租赁是唯一的课外书源。豪放的唐诗婉约的宋词,胡子白浪滔天的泰戈尔和托尔斯泰,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只是雁过留声,只是“隔墙送过秋千影”。

初中生活留下了什么?是操场传来“骏马奔驰保边疆”的歌声,是祠堂边小溪潺潺的呢喃,是竹榻上伙伴间无邪的朗笑,是课堂上切磋琢磨的豁亮,是三十年后依稀梦影的追寻。想着,写着,日已半规,年已半去,室外暑气蒸腾,何时“问姓惊初见”?何时“称名忆旧容”?

绿生活

归园田居

◎江泽涵

非常享受攀爬那些海拔低、坡度缓的山,不仅体力吃得消,还能感受到每一个汗毛都在蠢蠢欲动。我下山时走了另一条路,故而得见一座篱笆院,虽不很大,却够宽敞。右起,一口积水的石臼,一口刚洗净的石磨;两间小屋;葡萄架连接着柴房,对面是个棚搭的厨房,一座土灶,一个橱柜;面对面两间砖瓦屋;一个晒场,两边各一棵大树,我不认识,也没问;几个棚,我听见了鸡叫声。

偏正口渴,我便大着胆子去讨水喝。主人是位儒雅的老先生,他招呼我坐到葡萄架下。我来的是时候,他刚磨好豆浆,夫人正煮着。

从纱门望进去,最外那两间是客厅、书房兼卧房,但老先生说,除非雨雪天,否则吃饭、看书、待客都在葡萄架下,夏天好乘凉,冬天有太阳照,风儿也畅快。在乡下,只有春天播种忙点,野水芹、香椿、花节笋等都待采,大自然的恩赐昙花一现,过时一老就糟蹋了。紧接着清明到谷雨,掘笋烤笋,磨粉做青团,采茶做茶,晒梅干菜。可惜今年牛市,眼睛都盯着股票。其余日子就很规律。天亮起床,提水,割草,吃早点,干点农活,上会儿网,傍晚,去村里散步,看人家下棋,谈天,临睡看点书。隔天下田,隔天做手工食品吃。

“真好。”我又忍不住说,“就是怕蛇虫鼠蚁。”

“好办,种一圈薰衣草。”老先生指指篱笆外,“本来撒些雄黄、硫磺也可以,但有点毒,怕小孙子碰上了。”

他孙子六岁了,很少住城里,平时就和村里的小孩玩,和大山玩,爬上山来像狼一样。写字、算数、看书都是他自己教的,没让孩子上幼儿园,明年直接去读小学。

豆香愈来愈浓,我已按捺不住。夫人掀了三个粗瓷碗,那舀水勺很别致,一节竹筒打了两个孔,一截木棒横穿过做柄。我呷一口,不放酱油,不放糖,原汁原味。木桌上放着盆很粗的豆渣,不像豆浆机磨出来的那么细腻。老先生说,推磨好,练全身肌肉;豆浆一半喝,一半做豆腐;豆渣也好,可以炒青菜,剩下的去喂鱼。

“你还有鱼塘吗?”我环顾张望。老先生领着我走向最里边。原来是四个牲畜棚,一个住着两头猪,一个住着二十来只鸡,另两个空着,分别养了一头牛、两只羊,孙子练完毛笔字带着吃草去了。那鸡棚旁有一口小塘,养的是塘鱼,水源是活的。他每月去水库钓一次,自己再养一个月,去净腥味。自养鱼肉,千金不卖,除非拿去换别的手工艺品。老先生有个同学租田建了个田庄,种有不少油菜。他吃的菜油就是用母羊下的一双崽换来的。还有,那两间通风的屋子是给儿女或常来玩的亲友们住的,另两间是储藏室。他家每年要做很多干菜腌货烧酒,还开了个冷柜,宰了牛羊猪冻着。

晒场的树下晾着四口瓦缸,是要做酱菜吧。老先生在下面种了两亩时令蔬果,冬瓜长得太快,准备做腌冬瓜。老先生说腌菜只要时间够久了,亚硝酸盐含量就低,市场上的只腌了两三天就拿出来卖了。夫人说手艺网上都查得到,但就是个皮毛,细节得自己琢磨,再记下来,可以传给子孙,谁敢说几十年后不会是一种谋生之计呢。

我在靠近山麓的一大片青草肆虐的梯田上,看见了一头牛、两只羊,还有老先生的孙子,他在翻筋斗,浑身是土,又爬到牛背上去。另有两亩田是开出的,茄子、丝瓜、南瓜、葫芦、土豆、番茄、番薯、西瓜,最多的是玉米、豆子,还有几棵果树,其中两棵是桃树,枝头上垂着一个个黄里透红的水蜜桃。

城里的空气、空间、时间、人群密度都成了问题。那些事业有成的人、退休的人、想得明白的人,情愿隐居山野。山田没有祖传的,可以租,赶去城里打拼的本村人极乐意出租,且农村地段盯的眼睛少,租金不贵,每亩年租六七百,一签二三十年。接通水电网络后,生活很方便。我望着天边的云霞想,若能城乡两地而居,走得红尘,卧得林园,那可真好。